南漢誌

書

重訂南溪志卷九目

下篇

城史

重訂南漢志卷九

下篇

洌上 洪敬謨 編

城史

百濟始祖王十三年(乙卯)秋七月就漢山下立柵移慰禮城民戶○九月立城闕

十四年(丙辰)春正月遷都○二月王巡撫部落勸農事

十五年(丁巳)春正月作新宮儉而不陋華而不侈

近肖古王二十六年(辛未)移都漢山(今漢陽)

阿莘王四年(乙未)秋八月王伐高句麗大敗　冬十一月王欲報之親帥兵七千人過漢水次於青木嶺下會大雪

士卒多凍死廻軍至漢山城(今廣州)勞軍
東城王四年(壬戌)秋九月靺鞨襲破漢山城虜三百餘戶以
歸
五年(癸亥)春王自熊津以獵出至漢山城撫問軍民浹旬乃
還
新羅眞興王十四年(癸酉)秋七月取百濟東北鄙置新興以
阿飡金武力為軍主
十五年(甲戌)秋七月百濟王來攻管山城軍主逆戰失利新
州軍主金武力以州兵赴之及交戰裨將三年山郡高
于都刀急擊殺百濟王於是諸軍乘勝大克之
二十九年(戊子)罷新州停置南川停

真平王二十六年甲子罷南川停置漢山停

文武王四年甲子以阿飡金軍官為漢山州都督○秋七月

王命將軍仁問品日軍官文穎等率一善漢山二州兵

與府城兵馬攻高句麗突沙城滅之

十二年壬申築漢山州晝長城詳見城池

聖德王十七年戊午築漢山州以金大問為大都督管內諸

城大問能文章著漢山記

景德王十六年丁酉以漢山州為漢州詳見建置

宣德王三年壬戌春二月王巡幸漢州移民戶於浿江鎮

元聖王五年己巳春正月漢山州民饑出粟賙之六年又如

之

十年甲戌漢山州進白烏

昭聖王元年己卯漢山州進白烏

孝恭王二年戊午秋七月弓裔取漢山州管内三十餘城

高麗太祖二十三年庚子改漢州為廣州

成宗二年壬午始定十二道以廣州隷関内道置牧使判官司録叅軍等官各二人詳見建寘

十四年甲午罷牧寘節度使号奉國軍隷関内道

顯宗三年罷節度使為安撫使

九年丁巳契丹来侵王避兵次廣州餞呑驛失二后所之合智蔡文往尋之至此驛乃得奉還王喜為留三日○改定八牧復為廣州

文宗十八年癸卯戶部奏廣州自春至秋久旱不雨重以雹
災闔境一無所收請停轄下發使量田從之
肅宗時以關內道之楊州廣州所領合中原河南二道爲
楊廣忠清州道廣州隸焉
明宗時分二道以中原河南爲忠清道以關內爲楊廣道
廣州隸焉
忠肅王元年癸丑復合爲一稱楊廣道廣州隸焉
恭愍王十年庚子王避紅巾賊次廣州慶安驛中郎將林堅
味言於宰樞曰賊入京都臨津以北非我有也請徵諸
道兵討之宰樞不應王遂向福州今安東
恭讓王初又割楊廣道入京畿爲京畿左右道

本朝 太祖四年乙亥改定京畿左右道以廣州隷左道

世宗 年置鎭管牧使判官教授各一人詳見建置

燕山十一年乙丑州人有亂言者革本州

中宗元年丙寅復設本州置牧使

明宗十八年癸亥冬減廣州高陽田租之半以還 陵民勞也

宣祖二十五年壬辰秋七月倭賊陷州攝州事朴宣自牛川犇渡迷津 九月攝州事魚得海與賊戰於龍津追至渡迷津兵敗死之

仁祖二年甲子平安兵使李适舉兵叛龍川府使鄭忠信大破适兵 适犇廣州牧使林檜過於慶安驛被執不屈死

之　秋七月　命築山城仍設京廳節制廣州等鎮軍
務始稱摠戎使以李曙爲摠戎使主其事南陽府使柳
琳爲牧使自適變後議者言畿輔近地宜有保障領議
政李元翼延平府院君李貴請修南漢山城　命曙監
築曙廣召諸名僧覺性應聖等各摠其徒分地賦功而
別將文希聖李一元裨將李光春等監董之　九月始
建行宮

四年丙寅冬十一月城役告竣乃移廣州邑治于山城以牧
使兼防禦使以廣州田二十餘結屬之山城

五年丁卯春正月清兵陷義州以摠戎使李曙守南漢山城

九年辛未秋七月賜摠戎使李曙奴婢鞍馬曙旣築山城募

民屯田穀至累萬石器械俱足故有是 命
十一年癸酉以牧使兼討捕使
十四年丙子冬十二月淸兵逼京城 上幸南漢山城初淸
主自稱皇帝改國號曰大淸改元崇德脅我國春信使
李廓羅德憲令參賀班廓等矢死不從且不受僭號書
淸主令甲士縛廓等驅出境遣其將英俄爾岱馬福塔
厄堪等以僭號事來告掌令洪翼漢抗疏請斬虜使淸
將聞之遁去 上下教八道諭以斥和之意賫旨者至
西路爲淸將所奪十月金汗遣馬福塔至義州府尹林
慶業接見馬胡曰我以十一月二十六日當擧兵東來
爾國若遣使更講和好則雖兵發在道當罷歸云體察

使金璽啓言虜若深入都元帥及兩西方伯請施軍律
上教曰體察使亦何可無罪璽曾主斥和及承此教反
爲和議附鳴吉之論然後始送小譯以探虜意三司俱
發請勿入送未及停論 上特命發送金汗言於小譯
曰爾國若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更
定和議則我當大擧東搶云其答書曰貴國多尋山城
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耶貴國所恃者
江都我若蹂躪八路其可以一小島爲國乎貴國持論
者儒臣其可以揮筆却之乎小譯還傳其言與書廟堂
欲送宰臣而斥和方峻不敢顯言送使久而後請送朴
簹臺諫又力爭不得已徑送簹然已失金汗所約之期

矣時汗會諸王議東搶事貴永介獨以為不可曰朝鮮
區〻守禮義而衰弱之國也今姑置之專意西事得以
成功則不勞發一矢而彼自然臣服且我雖空國而西
彼無氣力必不敢躡我後也以我兵力蹂躪不難而但
本國山多野少道路甚險且有砲技恐或損我兵馬不
如不伐汗然其計九王及龍馬二將力勸動兵乃於是
月初九日清主率代善多爾袞由昌城渡鴨綠江十三
日已到平壤廟議將入江都　命原任大臣金尚憲尹
昉陪　廟社位版先赴江都淑儀嬪宮元孫兩大君郡
夫人駙馬公翁主諸臣傢隨之以判尹金慶徵為撿察
使副提學李敏求為副使戶曹叅議南銑為賛畫使守

江都起復沈器遠為留都大將　自初六日後江外龍
骨山烽燧連擧二炬元帥金自點曰此是朴簹入去虜
必來迎不爲馳啓賊兵渡江倍道疾馳邊報賊皆奪去
故朝廷漠然不知十二日午後元帥狀啓入來賊兵已
至安州龍骨大先到京城始知賊勢之急而亦不料飄
忽之至此也　十四日賊兵到長湍府使黃稷猝然相
遇與軍兵盡爲被虜并削髮編伍前驅而進是日午後
上率世子出崇禮門將向江都清將馬福塔率數百鐵
騎已到弘濟院以一枝兵遮攔陽川江已斷江都之路
上還入城御南門樓　教曰事急矣將奈何時大臣諸
宰慌忙罔措不知所對前鐵山府使池如海時以體府

褊裨枚納前對曰賊犯境不三日而已至其軍馬必疲
竭若以砲手要於沙峴鏖其先鋒則必不敢衝突而
大駕可達江都矣願得五百精兵迎擊之仕事諸公皆
曰虜兵衆寡未可知不可以五百人嘗試之吏判崔鳴
吉進曰宗社存亡在呼吸之頃事無可爲者臣請以單
騎馳往虜陣見賊將問曰十年和好曾無釁隙而無端
動兵潛師深入者何意歟虜若不復聽而殺臣則臣當
斃馬蹄之下幸而接話則少駐其鋒
如南漢請　上由水溝門疾馳入山城以觀其變且曰
李景稷慷慨多氣節可以偕往　上許之撤與禁軍二
十人以從皆散走獨景稷及裨將一人從之又使都監

大將申景禛出鎮慕華館景禛曰臣當以手下兵捍後
願 殿下直出向江都金瑬曰人主不可如是乘危請
徑入南漢爲景禛先使都監將官李興業領馬隊八十餘騎
禦敵到 昌陵越邊盡歿於賊○崔鳴吉到沙峴遇賊
兵遂駐馬詰其渝盟動兵之端馬胡曰我不背約爾国
先自絶和欲見 国王問其端矣鳴吉曰 主上移御
南漢山城難以相見故爲拖引他說以至日昃是時
上卽回駕向南漢 東宮執鞚者亡走 東宮手鞭策
之由銅峴路出水溝門城中士女跣足奔走與 大駕
相雜而行顛仆道路哭声震天酉時到新川松坡兩津
日已昏黑炬火不出初更始達南漢 上前先導者只

五六人百官隨至者僅數十人大臣以下諸從臣二更
後始及來未到城南門有鹿過前一黃門曰此吉兆也
殿下不久當還都矣 上問故對曰頃幸公山有此異
故知之也○是夕鳴吉等還入京城馳啓 行在至翌
日夕回批不來虜大怒以為見欺將害鳴吉一人曰和
事未成遽殺此人不可即進兵南漢○十五日崔鳴吉
李景稷還自賊陣奏曰狀啓久無回下故渠等率三分
之一前進到此而今臣先入以報渠等則方留城外矣彼
胡謂我等之行專在和事而爾国人民盡散至於 国
王猶還心甚不安如欲修好須遣王子大臣作和人則
當自此還去云臣聽其言語察其辭色三件事應奪之

外似無他矣　上曰卿見欺矣豈爲三件事而到此乎
○上引見大臣及備堂　毅曰入此城似爲得計也
體察使金瑬曰此城雖曰險阻勢甚孤危不可仍住自
上意明日早發取路果川而入江都爲便矣　上曰今
難急圖矣瑬曰此城決不可留請速往江都　上曰江
都非不好也距此甚遠而賊兵絕路何可及達乎左議
政洪瑞鳳曰莫如幸江都也兵曹判書李聖求曰觀今
日前却之勢若稍緩則不如移入江都之爲善也承旨
李景曾曰今日事勢決難得達江都矣大提學李植曰
必往江都則由水原仁川有間路可以取此路得達也
然莫如在此據險合文武臣排堞堅守也廟議密定人

無知者　上曰朝臣留此守堞使列兵城頭使被知人君在也乃令諸將分守四門亞督戰御史四人○十六日申時兩日並出西方○雞三鳴　上出南門外兩雪初收烈風甚緊山坂凍氷人馬不能着足　上下馬步行五里許尚未明矣是夜極寒　玉體凍傷不能步遂以毛方席奉還至南門外轎子始至還御山城爲守城計申景禛自京追到以景禛守東城望月臺李頴達爲中軍具宏守南城水原府使具仁垕副之趙復李廓爲中軍李曙守北城李時白守西城李稷爲中軍守堞卒皆以嶺南軍部署爲未及齊到惟呂州牧使韓必遠利川府使曺明勗楊根郡守韓會一砥平縣監朴煥等若

千軍而已坡州牧使奇宗獻領數百人入援京外軍摠
一萬二千餘人隨 駕在城者領議政金瑬左議政洪
瑞鳳右議政李弘胄吏曹判書崔鳴吉戶曹判書金藎
國禮曹判書金尙憲兵曹判書李聖求刑曹判書沈詻
工曹判書具宏訓鍊大將申景禛御營大將李曙守禦
使李時白本州牧使許徽大提學李植前大提學張維
管餉使羅萬甲等文武蔭官二百餘人宗室及三醫士
二百餘人從官所率奴僕三百餘人而城中粮只有皮
雜穀一萬六千餘石府庫各穀四百餘石銀七千六百
餘兩醬二百餘石塩九十餘石甲冑一百二十九部火
藥一萬八千斤皆李曙常所經紀者也先是牧使韓明

晶以納羅山城爲民弊作甲士倉于松坡抨軍餉盡輸甲士倉又或分儲古邑倉至是皆爲賊所有於是給從官粮大臣以下人一時七合吏帝五合間五日分給二品以上奴三馬二三品至六品奴二馬一七品以下至將校奴馬各一◯是日朝清兵大至進圍山城初甫從兵將至崔鳴吉自往清陣問其深入之由清將言貴國渝盟故欲約和懼復見逐略率騎兵以自衛身鳴吉還至城奏其言朝議頗信之蓋大軍未到故姑爲要辭而給之也至是清兵環城重圍外內不通清將要送 王子大臣議和以刑曹判書沈諿假大臣衛綾峰守溶秩稱 王弟往見和仔沈諿言我平生言忠信蠻貊不可

欺謂清將曰我非大臣乃假銜也綾峰宗室非親 王
子也綾峰曰諱之言非也此實大臣我實 王子也先
是朴䈗朴蘭英往瀋中為馬胡所執來在陣中馬胡問
蘭英曰此言如何蘭英曰綾峰之言是也馬胡曰我本
不指 王弟乃 王子也諱曰 王子時未闋服時坤位賓
天 不可遠行馬胡曰然則事不諧矣譎等乃還清兵進
環城外且自午後掠取人物各司負入東者戶曹物貨
載來人等皆為所掐 北城守城將李曙病免以原平
君元斗杓差御營大將代領其衆守北城以黃諱為中
軍○十七日遣洪瑞鳳金藎國如清陣言兩大君方在
江都欲引還以送馬胡曰必 世子然後可也議和不

咸而還　世子聞之曰若事迫則臣當請往　上為之
泣下廷臣相顧無語張維倡言曰　世子可往且言稱
臣稱皇帝大臣相與定議而出金尚憲大言于體
府曰公何為此等事耶吾與公不復共戴天矣遂還入
待罪尚憲亦請入而斥　上曰此非相排之時卿等姑
退勿與相詰　世子曰勿為相詰有何不可往之事
○十八日天氣稍和北門大將元斗杓始募軍出戰殺
六賊所殺雖小軍兵始有擊賊之心　是時　上巡城
親御望月臺　教曰予當自將與戰遂決戰守之策曉
諭百官軍民仍下諭于都副元帥曰　車駕方在圍城
中內無可恃之勢外絕蟻子之援國之存亡迫在呼吸

賊情叵測和事已絶卿其急之領兵親自入援又令諸臣各獻戰守之策前參奉沈光洙（承旨詻子）請對曰今者孤城在圍国事危急而廟堂之臣拱手而坐曾無畫一策退強賊之意乃以 王世子欲見虜中必有如此事乎請斬崔鳴吉誤国之罪以謝軍民命相金相憲庶幾鎮服軍情 上不答光洙曰願聞羨落而退去 上曰既知爾之所懷退去可也義昌君珖（宣廟茅八男）請對痛斥廟堂 王世子出送之説 上曰此不過禦賊無緣而發豈有他意於其間哉珖曰国之元良亦人君也豈有人臣以吾君與賊者乎離爲 殿下畫此計者臣願與其人同死於前因發声痛哭 上曰因予不辟以致如此

復誰咎哉亦泣下東陽尉申翊聖曰 王世子八送之
說其無理甚矣柿不見宋之事乎欽宗先被執徽宗繼
虜 殿下亦讀古人書豈不知此當此之時乃與執君
父遺賊虜之大臣共圖国事則不亡而何 上曰廟堂
之言不至如此卿亦誤聞矣雖欲有為廟堂皆醉奈何
翊聖曰何不黜醉廟堂而擇用不醉者耶承旨李景曾
曰方外人心皆憤於和議此誠振作之機也城中受困
而人無畏色蓋見賊數之甚少也南將金越邊作陣者
半是蜀人云矣 世子曰何不偵探耶 上巡城至西
將臺露坐招諭將士還御行宮以杞城君俞伯曾為協
守使分隷百官於城堞夜觀胡兵環近城外四五里处

処燃火夜分乃滅或達夜不滅西望百里烟焰漲天至八九日乃滅（一）十九日上巡城戶曹判書金蓋國請對言今雖捕得零星賊卒何補於却敵大計乎梨夫峴南方適路処為賊所拠若奪梨峴則三南之路自通敵不得着足是於兵法犯其吭也然城中必有援應然後外兵可以有恃而進臣以此意言于體府々々亦以為是但以城守四百人之分撥為難此殊不然我若奪險敵必專力於彼城中可無憂也 上曰自城至峴亦有路乎蓋國曰由山脊而下自可無但縱有伏何難擊去 上曰善摠體察使李景會曰策誠得矣但恐城內事踈也 上曰若三南路可通誠要害地也及壍入 上具語以

故瑬曰是誠扼其吭也但臣所慮則有之若欲奪挑當送四百精銳不但城中事甚殊賊若以大兵臨孤軍敗衄可立而待湖西軍令明當到諸道兵亦必鱗次而至俟外勢稍張徐為之計未晚也李聖求曰不然小〻也敵縱急擊可使敵勢不敢張也安能徒守一城乎瑬曰患清兵若屯梨峴事可濟也　上曰梨峴距竹山幾里乎瑬曰早出一日可至矣　上曰方今急務迎勤王兵使出南路相犄角可也景曾曰拠梨峴可通東西南三路矣聖求曰由此可南下何必坐此孤城乎　上曰舍此無別策乎相持多日軍卒已疲若由他山脊通路則善矣羅萬甲曰芻粮中絕運路四塞事機甚急豈可

坐視梨峴三道要地奪而撤之命令可通也孤軍深入兵家所忌古人以為女真不知兵今果然矣無論東西南但通其一道庶乎可也蕭國曰從官之外守城者亦稱扈從然皆不可使之飢而粮料極難繼矣沈悅曰下道粮餉收入便也　上曰何以收入悅曰故郡之敵兵零星斗尾之山勢高峻夜縱勇士掩城屯賊糧餉毀山上以次運入夫何難哉運糧進兵必浮東北上游之形勢乃可濟也蕭國曰臣所以請撤梨峴者是也○是日大風雨命祭城隍祈晴風雨乃止○南城大將具宏募兵出城殺賊十餘人自是應募者頗衆體府以報曲城頗慮而協守使經分士大夫於四門捽之于庭令百官

各守其地分二運相晉〇二十日下諭于都元帥金自點副元帥申景瑗曰南漢被圍今已七日予在孤城危迫已到十分地頭聞卿領大軍來抵畿甸云急急赴援以救君父之急又以蠟書下諭于公清監司鄭世規兵使李義培全羅監司李時昉兵使金俊龍慶尚監司沈演左兵使許浣右兵使閔栐等曰君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一髮汲汲之勢卿亦可想星夜馳赴前後合擊期於勦滅以救君父之急下諭于江都檢察使金慶曾令通諭諸道率兵入援〇清人送鄭命壽（命壽本国人而丁卯被拘者）請和金瑬請開門送重臣羅萬甲曰守城之日不可開門從城間答可矣 上從之自城上使之傳語時北門

南城連日斬獲而清人請和東陽尉申翊聖曰此責我
也當嚴斥以圖後功若令主和之臣出接必再謬事使
軍情解弛勤王者中止矣自古虜情常以此術亡人之
國願勿爲動主和之臣指崔鳴吉也 上曰卿言也是
乃命金蓋國李景稷出接命壽曰今不請 東宮若送
王子大臣可以定約景稷回 上引見景稷曰馬胡在
他处鄭命壽與他胡一人来使具宏軍官解語者問之
則他胡曰非我非爲爾国自爲非也當初朴仁範之敗
也言之甚詳使及十一月二十五日送使矣不爲及期
而送之雖送朴蘭而此則例送之使以此不得已深入
許多軍馬凍餒備至而爾国不爲顧見其前日大臣所

傳之言亦不回報今若不許則我亦無奈何耳明間汗
卒大軍當到松京爾國若不顧見我豈惜爾民也哉命
壽曰我本朝鮮人頭雖消髮心則朝鮮雖欲延前相語
他胡必疑其密語故不能也云此奴曾前少無遜辭今
乃如是其心極凶也　上曰極凶也責而送之可也
上命召羅萬甲曰爾句管粮餉矣當支幾日耶萬甲曰
京畿各邑兵不及持粮故呂州楊州軍自今日給粮矣
儲則頗多雖用之可支六十日節用則當為七十日矣
臣言於戶判為太則一日給一升百官奴則以皮穀給
之目前見存粮一萬四千三百餘石足以支過而所窘
者芻草也　上曰一日放料通計幾何萬甲曰未及詳

知果給後方可以知數矣醤亦二百二十甕而前後用下者僅十五六甕矣　上曰爾之所掌之任命脉所懸勤愼爲之萬甲曰入城軍兵昨日則九千三百餘名今日幾至萬餘名大槩通計一萬二千餘矣　上召戶曹判書金藎國問粮餉之數藎國曰米豆太並一萬八千石皮穀五千八百餘石矣　上曰何異於羅萬甲之言藎國曰本府官廳之穀並皮雜穀亦有四百餘石矣上曰戶判則以爲僅支閏月初旬乎萬甲曰軍兵之數一萬三千八百足爲五十日之粮矣藎國曰軍兵之數已至三萬三千餘名宰臣以上七十餘員堂上以上五十餘員堂下以下二百七十餘人矣　上曰若是多乎山城

之鹽醬木綿兵器及他物種皆李曙所備賓倉亦賴以為用而一宰臣請前啣勿給料　上曰彼既從我有則同食無則同飢何可以不給也○二十一日時敵欲過徵兵大隊四出環城所屯之兵或百餘或數十或五六或設蒭人以補其缺進言者皆欲乘機一戰金瑬以體府終不肯從御營別將李基祚率兵出西城殺賊十餘東城申景禛亦有斬獲　上御大廳論賞犒軍戶判金藎國曰壬辰之亂設軍功廳今體府多事不能專一兼行請依此法例立軍功廳請以吏曹參議李敬輿兵曹參議鄭基廣專當其事名以軍功廳堂上　上曰其法甚好善為講定無濫賞之弊失信之事○　上聞百官

守堞經夜凍皴不堪　教曰百官晝則登堞夜則休息
有事則盡數分救令士卒知同苦之意而老病人則所
不可堪此言傳于協守使○沈說上劄請爲羈縻之計
朝議大激遂焚其疏　二十二日○清人又請和不許
東城北門各有斬獲協守使杖百官中晚到者五六人
募兵出戰幼學尹之元應募先出以鐵鞭提殺三騎胡
人皆壯之　上召見賜酒除六品職○城中積蒭已盡
馬多飢死募納馬餉士○二十三日回營出兵　上御
北門督戰各有斬殺之功我兵傷者數十虜雖戰死其
法以收屍爲第一功故輒輸去不得獻馘御營軍始得
一馘懸於軍門莫不哭之○　上巡城○夜三更西方

有众星聚繞一大星良久散向西方而去〇二十四
日 上行望闕礼時大雨雪守堞之卒尽爲沾濕 上
曰凍雪若此軍民將尽斃也李景曾請遣重臣祈晴
上曰予欲露禱久矣卒世子露禱於行宫之前焚香四
拜藉藁而祝曰入此孤城所恃者天而雪雨如此勢將
凍死予之一身不足惜百官萬姓何辜于天願賜小霽
活我軍民仍伏地涕泣移時御衣尽湿延時請起不從
大臣牽裾泣請 上良久始起四拜而退涙下交頤將
士聞之莫不感泣又行祈晴祭 上解所御裘及毳被
卮剖分給守堞卒三軍皆感激忘生〇漢與寺僧進献
白紙山蔬真著白紙下備而著蔬分與宰臣駙馬開元

寺僧進清蜜三斗並賞給○御營軍出戰北門多有斬
獲時有一卒請於　上曰此敵易與耳惟勿以紬衣錦
衣人爲將然後可戰也○二十五日　上親犒軍是日
清人積松枝雜木於城外環圍本城周百餘里高數丈
帶以藁索而懸鈴銅等器相觸作声以詗我人之出入
內設木板防牌又其內設伏兵以四人爲隊相距百許
步松城外各陣皆設布帳草幕○二十六日廟堂欲送
使胡營羅萬甲曰彼再送人請和而不應今若無故送
使則彼必謂兩後士軍凍餒勢窘送使不可示弱也不
從萬甲又言諸將慫慂曾無畫一策行一事不和不戰
恬嬉度日昨日則曰以雨不戰今日則曰以寒不戰明

日又必以和而不戰矣不識進退之將何能為守遏小
〻事必待稟定允有一死猶兒童走卒無不知之敵若
有間諜何事不知守和戰之間當速決之令出軍任其
為人情悪死誰肯冒赴大將雖不出亦宜定將以送也
時城中日望援軍而寂無声影夜則人皆登城以望江
原監司趙廷虎以軍未盡合退陣楊根先使營將權正
吉領兵来到黔丹山上烽相应後泒軍難支竟致奔
北〇二十九日　上問領相曰欲不送宰臣於虜陣者
何意金瑬曰先送宰臣於事体未妥且若送宰臣脫有
拘留之事大損国体先通送牛酒之意於馬胡然後送
使宜矣　上曰武臣中誰可往者瑬曰李箕男　上曰

上曰李恒福之子皆云不慧此人何如右相李弘胄曰庶子勝於嫡子云矣今此牛酒之送專爲歲時人事不必與議大事可送此人矣遂命送牛二頭酒十瓶翌日箕男持往清將曰天以東方八道畀我如酒肉百物惟我所欲而爾国君臣方処石竇內外不通從臣以下無不凍餒俺毋欲送所得之物而恐爾之国 王不受故不敢送也未知今者何処得牛酒而送我耶遂爲持去以給飢餒之卒乃却之不受且曰皇帝已爲出來今明當到爾国不聞知乎援兵之來到某処者以三千兵鏖之矣此後當更送人乎箕男不能荅而還〇二十八日術士言今日和戰俱吉金瑬信之欲一遣請和一遣接

戰羅萬甲謂朴潢曰欲戰則戰欲和則和一日之內和
戰何可同也此誠歎哭並也是日〻氣稍和士有人色
塗招四城將令曰南城下賊陣甚踈各出精兵以勦之
四將力陳其非計塗不聽親率將士坐北門達大將旗
鼓揮兵督戰銃手三百餘名自北門緣山麓而下城下
谿谷回互虜騎処〻藏兵賊五処(松城外留屯処)出軍百餘騎
追屯于古郡南四五百步許少留屯兵與牛馬而誘之
塗揮旗令進我軍不肯下山塗令裨將柳瑚斬其不進
者亦逢人乱斫於是御營軍三百人始乃下山取留屯
牛馬賊若不見我軍盡出松柵外而無統領之將隊伍
雜乱不能成陣人〻各與虜戰塗又擲節大藥鉛丸使

隨放隨給故每一放丸請藥之声響撼山谷賊始棄馬突入馬疾如飛伏兵四起直衝我軍〻〻未暇放一砲發一矢瞬息之頃三百軍竟為賊所殲無一人得還別將申誠立池如海李元吉等皆死而胡兵死者只二人初或言焚松柵則追兵無碍壍令焚之松柵既焚虜之追擊我軍益無碍山坂峻邑既難椊工麾旗退軍而隔城不見遂至殲盡瑚又諉罪於哨官不能退軍斬之人皆寃之壍自戰自敗無所啟咎托言北城將元斗杓不相救將寘極罪左相洪瑞鳳曰首將失律故罪於副可乎壍不得已伏闕待罪杖斗杓之中軍幾至於死自是士氣沮喪更無出戰之意廟堂亦全以和為心〇二十

竜胡曰我皇帝昨日出來此後則每事非我輩所知且
言黔丹將為誰吾已破之忠清兵使及都元帥亦已敗
走矣午後自東城外張兩黃涼傘兩大旗放砲鼓行而
來日昃始去必是汗也而使人問之答以明日更來○
初二日遣洪瑞鳳金蓋国李景稷如虜陣竜胡曰丁卯
盟約爾国先破我無所失又去出年所奪有旨以示曰
可雪十年之恥今果雪也且曰觀爾国文書皆以奴賊
称之我是何人之奴我之行事光明正大誰敢為我謂
賊乎仍以黃紙所書詔諭為名書（怡改曰書為詔諭）出置于床
令瑞鳳以下先行四拜後受書以來大臣備堂引見
上曰卿等出去何以言之瑞鳳曰臣以禍前必奪之意

措辭以言聞皇帝冒風雪遠到十年兄弟之義不無思
慮故別遣俺等來甯渠答国王其亦勞止　上曰何人
傳耶瑞鳳曰馬夫大將命以去畜骨大來報矣景稷曰
小臣曾往以來良久馬夫大來見言昨日所言已傳於
王達於皇帝云且問此外無更言之事乎左相答曰我
国生灵頼以和好十年無事今也不幸致有此变若尋
前約豈不多幸云則答曰當以此言意於王矣而已竜
胡出來傳給汗書自稱大臣矣左相又曰臣言前日則
汝為不可從之語故朝廷憤激非惟不從欲并我而罪
之今若為可從之言當定奪於朝廷云則答曰此後不
復來〻事不須更言因指有旨及户曹文字示之臣曰

吾君本情和好之外更無他心而吾等為愚迷之言輾
轉至此懇悔莫及然此事非吾　君本情不當督過至
此也但不能揮却妥議此則吾　君之失也○初三日
洪瑞鳳等啓言傳給文守渠問書中大旨臣甕言之則
即為捧去而出來後別不言書式等事只言自中有左
衛右衛左衛先來而右衛未及來且諸臣及蒙古皆同
議出來方到昌城當待其來退奪云似若無意於和而
延期引月使我懈怠也前日江都之講和也不待汗來
退奪今日延拖者必是瞞我之言也○大司憲金壽賢
掌令李厚源持平林墰請對壽賢曰今日答賊書若為
遜辞則必每每層加何以為終耶事之罔極孰不知出

於不得已但恐賊情方驕輒加一層豈不尤為罔極乎
上曰渠旣使回報當為答書以覘其情矣學源曰若有
圖存之路何事不可為但彼旣為僞汗送詔諭文字如
此之後更加一層使之出迎則決不可從不從之後比
事皆為虛事到此地頭無寧得正而斃君死於社臣死
於君亦何憾哉 上曰予亦如是思之而上慮 宗社
覆亡下念父兄百官許多臣民姑為此書以探其意只
恨不早死也○洪瑞鳳李景稷持答書傳于虜陣龍胡
答曰待蒙古王及諸王子入來相議更通也○御營提
調李曙卒 上慟哭追素膳賜絹五疋及棺材使其婿
蔡裕後護喪還都後命入殯于京第○慶尚左兵使許

完右兵使閔栐率兵入援完年老恐怯對人垂淚栐比
完稍優亦無將材兩陣合四萬餘人踰嶺前進初二日
進至廣州之火嶺完陣右岡栐陣左岡距壘三十里不
事斥堠清兵已環我軍而不之知也完令一等砲手及
精抄軍處中堅以自衛其餘中下等兵人給火藥三兩
陣于外哨官李澤千摠李起榮大呼曰外陣不支則中
陣能獨支乎時起榮在兵使之前兵使曰不多故也不
聽之是日早朝立赤幟於山上降有一卒不持兵器只
持木防牌及旗麾而先進其後持兵者連進或二三人
或五六人漸多至於十餘人凡三十三人自山上魚貫
而下直進我軍射砲手一時齊發賊之勇健者一人中

九而鶩餘賊遲留不敢入砲手等連放不能中而火藥
已尽於是火藥出給之声精抄加送之響四面連發敵
解聽其言逾木柵突入與我軍相雜中軍大潰自相擠
排屍積坑谷中相枕籍安東營將宣若海標當其鋒手
發三十餘矢皆着木牌而矢已尽矣若海竟不移一步
中矢而死完亦為敵兵所蹂躙死右陣既陷敵全軍趍
左同椋整陣待之砲手發無不中〻輒殺有取勝之機
椋亦人給火藥二兩随尽随給火繩觸藥裹中軍多燒
死一陣大擾敵乘時衝突諸軍皆潰椋死之初完椋之
下塞也若海謂曰陣于南山無敗理也完椋不聽以至
於敗是役也清將安土只以三百騎破兩陣乱後死亡

之子弟来赦免敵已燒燼腰牌無可驗惟廣州之卒皆
佩鉄牌故一一盡得而敀云○初四日杞平君俞伯曾
上䟽極陳海昌府院君尹昉領議政金瑬誤国之罪并
請斬之瑬將避于僧舍 上聞之敎曰當此時安可避
嫌仍 命罷伯曾職以刑曹叅判李䕫為協守使○時
賊五六廵到城外訓鍊主簿張性仁放砲殲三賊 上
曰一放砲三殺賊快哉特除本院僉正○初五日全羅
兵使金俊竜入援其行軍也選其精鋭作為方陣四面
皆外向蒭粮寘中以為遇賊必戰之計及至光敎山偵
知賊兵大至乃先據山上顧視形便山凡九谷精抄砲
手列伏谷口自陣山上以待之清將名白羊高者蒙金

假而當先而来直向山上一卒伏在草莽中仰而放之
一發即殪倭奄知敵入伏鼓譟揮旗於是伏兵起尽四
面鏖殺清兵大敗倭奄矢尽粮匱退軍水原將欲渇餉
前進軍竟潰散〇初六日大風雪午大霧不分咫尺〇
初七日宣傳官閔震益出傳諭旨忠清道陣還　上曰
多勝氣可用賜劒陞通政〇初八日清明人皆為賀覘
象監言福德守青邱人以不至尽死　初九日賊覺有
城内外相通之事守松城尤嚴不能相通尽遂諸道勤
王兵四出搶掠畿湖之間勇騎處々横行〇初十日礼
曹判書金尚憲啓言百濟始祖定都此地歷年最多必
有其神古人行師駐軍祭其地之神今　大駕臨駐城

隍典祀既已並行祭百濟始祖之礼亦當並行乃 命
尚憲祭百濟始祖王〇十一日日暈有珥白氣東西亘
天〇礼曹判書金尚憲又言人窮反本當危急之日宜
祭 崇恩殿從之時 元宗影幀権安于開元寺仍稱
崇恩殿〇城中無烏鵲是日烏鵲多飛入人謂吉兆〇
十二日晨望西北賊陣各自燃火凡眼力所及之地不
分高下平地溪澗村居星羅棊布火光耿〻其數多有
不可量矣〇遣洪瑞鳳崔鳴吉尹暉許倜持国書往清
陣不受〇十三日西南風大起 上巡南城又遣洪瑞
鳳等往清陣傳国書清將問曰渝盟之失在我乎在爾
乎鳴吉推胷叩頭曰此非吾 君之意乃臣下之罪刺

刃出腸以明　君父之不然曰爾国何不一戰鳴吉曰
小国何敢與大国抗乎曰數三日内待汗出令回報矣
○十四日百官及奴料減半升軍卒減七合盖以倉儲
漸竭僅支二十日故也　十六日遣洪瑞鳳等往清陣
請受荅書爾岱福塔發怒嚇之言曰孔耿兩將領唐兵
七萬載運紅衣砲二十八兵而來又將犯江都云且以
白旗書招降二字立於南別宮望月峯下為風所折人
皆喜之○十七日清將要洪瑞鳳等受荅書而来其書
略曰今爾欲生耶亟出城歸命欲戰耶亦宜亟一戰而
兵相接上天自有処分矣崔鳴吉曰君為此難從之清
則天国終得積尸空城而已亦無所利矣○十八日賊

到南門外呼曰欲和則速出不欲則或十九日或二十
一日當決戰宜審量之賊又到北曲城呼曰出來聽言
又到東門呼曰速出聽言朝廷未及答皆還去乃修書
使洪瑞鳳崔鳴吉往則久不出見益怒於到門號呼之
時未即出見也日没時龍骨大始出曰馬將出他未還
欲和則明日更來遂賫書而還書是崔鳴吉所製也稱
臣謝過書彼年號右相李弘冑以為不可鳴吉又請稱
陛下大司憲金壽賢請去之　上從之礼曹判書金尚
憲入見慟哭手裂其書曰臣犯死罪請於此也伏劍而
死且曰如是而兩宮可脫猶可說也臣決知其不然
上歔欷曰卿言正則正矣尚憲仍出寓舍卻食期以死

（）十九日遣李弘胄崔鳴吉尹暉于清陣傳国書但以
出城一款力爭虜初不受終乃受去弘胄等不得受答
而還　夜半賊從東城突入城幾陷時御營別將李起
築在長慶寺出死力挺身督戰賊退　上親臨慰諭特加
嘉善封完溪君（）二十日李弘胄等受答書還來傳送
斥和人　上曰寧與斥和人同死豈可縛送也　世子
顧謂諸臣曰以予等之故吾家俱不免死矣諸臣皆默
然而退（）是日大風雪深一尺朝官死者數人守堞軍
凍死者九人（）夕崔鳴吉與金瑬入對劾　上稱臣於
国書吏曹判參鄭蘊上疏痛斥鳴吉等賣国之罪（）二
十一日李弘胄崔鳴吉尹暉等持国書往清陣爭出城

及執送斥和人事清人怒不受曰兩件事終是不從則
決不可成矣吾等欲生之爾等欲速其死此後非吾所
知也弘胄曰以兄弟之国称臣奉表既已至矣更為此
難從之請吾等有死而已即起而還○二十二日 命
查斥和人倫向以洪翼漢為首吏曹参判鄭蘊前司諫
李命雄亦自首 世子下教曰吾既有子又有諸弟吾
何愛一身不爲存 宗社計也明日正欲出城可令齊
夫馬且以此意言於倫向議 世子不可出城宜送斥
和人○毀開元寺下廊及州獄爲柴○是日江都失守
○二十三日 上候靡寧内向只有正氣散干貼煎進
二貼旋即平復 洪瑞鳳等持国書往清陣盖以斥和

臣洪翼漢斥拜平壤庶尹令自當兵鋒若不爲予獲則
當縛送否云竜馬二將在外未還明日更来（）夜三更
賊犯西城守禦使李時白所守処潛設雲梯踰入之際
守堞軍官宋義棠聞踏雪声睡裏驚起賊已登梯去城
一尺許急取稜杖進前再擊而忙甚不得中乃以其杖
直衝賊胸墮之城外仍蹴踏眠者先以乱石投下次用
碎磨鉄継之以砲矢賊三進三退黑夜不知所殺之多
寡翌朝見之氷雪上血流尽赤五更賊又犯東望月城
訓將申景禛擊却之斬殺亦多（）二十四日平明賊又
犯南城及曲城具宏皆擊却之清人設大砲於望月峯
及南城對峯放之申景禛令放天字砲中胡將及卒數

人賊又設大砲十餘於南漢全外砲名府蹲又名紅夷
砲丸大如沙碗小比鵝卵能飛數十里每向行宮而放
之終日不絶落於司倉瓦家貫穿三重入地尺許連中
城堞東城一隅幾盡破壞女墻已無所蔽景禎軍官及
司僕史中丸死以管餉空石數百盛土障之灌水成氷
以為固○午時賊自西門呼曰昨日之使今何不來皇
帝甚促啟程可決速來聽言洪瑞鳳崔鳴吉進去清將
答曰皆不欲為則不可白於皇帝當與諸王議之賊自
曉凡五次迫城而三處皆敗而处自退人心頗慰而儲
穀將盡勢無柰何　二十五日賊自西門呼我使李德
洞相臣病代假銜李聖求崔鳴吉出城賊還給昨日所傳国書

日皇帝以爾國不為受命懲欲殲賊而急於還歸專以
此委十王子及龜馬兩將明欲裁行後雖欲和不可得
也○二十六日申景禛具宏陣下將卒又詣闕下請尽
出斥和人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往清陣始聞多爾袞
已陷江都○二十七日李弘冑崔鳴吉金藎國持國書
往清陣許以出城吏曹參議李敬輿入陳死守之義不
省○二十八日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往清陣講出城
節目清人停火砲撤防牌○二十九日崔鳴吉執斥和
臣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持國書往清陣○三十日
上命右議政李弘冑守城與　世子從西門出與清陣
約成夕時　上還都初清主周覌山城歎曰真天下形

及輦下軍盡爲扈入故守堞不踈濶矣即令京畿六營分半屬之南漢而不過八千餘名山城二千堞一堞立五人則一萬可以守城三營之兵旣不足又給江原道原州鐵原三鎭及忠淸道忠州鎭而原鐵兩鎭之兵可塞嶺西之路故還給本道山城之兵所縮者七千餘矣原州鎭七邑中或有絶遠處就其中二日程內開屯作兵則雖難盡充兩鎭之數亦可得數百名矣此楊根地密近於山城宮家折受柴塲處募民作屯以他處屯田較給則似好矣積城地亦有訓局屯田亦爲移給何如

上曰依爲之　廣州民李尙信常習射於後庭塲其母適坐於籬內尙信彎弓將發之際手決脫落矢雖弦橫

發正中其母腰背間三日而死尚信殮葬後諸官自告請被戮死本府推覈得實尚信之父亦以為尚信遭变之後累次自縊僅得救解使之受罪於官事下刑曹議大臣領議政許積議曰李尚信母之致死既由於尚信射矢之誤中則在尚信之道不可一日自容於覆載之間宜即自決以少伸罔極之情而雖曰當初自縊之時爲其父所救解至今不死亦可見頑蠢無狀而子孫於父母過失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自有本律非如此律之比朝家用法不可捨律而加其罪　上命依議施行

七年辛酉秋九月諸道陳弊狀啓皆以諸軍門牙兵之弊為言左議政閔鼎重言於筵中以為守禦使則既討南漢

守堞而定其額数今難減罷

十四年戊辰春二月 上將謁 英寧二陵二十日 駕幸

南漢 行宮召見大臣領府事金壽興領議政南九萬

行都承旨尹趾善假注書趙大壽記事官宋相琦洪重

夏入侍 上曰此是 仁廟駐蹕之所而今過五十年

後予復來此不勝感愴仍令蠲減楊廣利驪四邑今春

大同米廣州大同之代以惠廳移送米計給壽興曰

寧陵還奉後拜 陵此其初也呂州一邑宜別有恩典

先朝溫幸時境內老人年七十以上亦有食物加資之

典也九萬曰無論兩班庶民年七十以上宜有食物也

上曰從優題給事分付可也 命遣官致祭於百濟始

祖廟及配享臣完豐府院君雙嶺之丙子戰亡將士枉
十里之辛亥饑荐又致祭於明善明惠明安淑靜四公
主墓驪州之驪陽府院君墓正言金洪福上疏言光城
府院君墓亦在廣州宜一体致祭也 上從之持平尹
集一言其不可 上批曰今茲致祭出於一時特恩予
未知其不可也二十七日 上自南漢行宮至利川行
宮二十八日 上詣驪州謁英寧二陵命於 英陵洞
口百官不得乘馬惟大臣許乘馬遂還利川行宮司諫
院啓曰日昨 大駕詣船所後不即啓請進發致有遲
延之弊礼点官固有其罪政院亦難免不能檢飭之失
請當該承旨從重推考 上曰依啓引見領府事金壽

興領議政南九萬廣州留守李時白于行宮九萬曰三學士中尹吳二人自此城出送則與死於此地無異故曾因筵臣陳白有立祠之命而連值歉荒尚未營建使之從速刱行何如　上曰分付該曹本府從速舉行可也九萬又言廣州元軍餉之外又守禦糶糴分給既多收捧為難請自今酌定其數以使收捧　上命自廟堂商確追後稟处壽興曰丙子圍城時官屬六七人尚今生存云宜有施恩之道矣　上曰何以施恩乎九萬問時白曰丙子扈從人年七十者皆已蒙加資之典而今之餘存者時未及七十故不得與於加資之典乎時白曰名在官籍而不參扈從錄故不得加資矣　上曰未

加資者加資已加資者給食物可也三十日 上還都

十六年庚午春正月備局言廣州府本是左道鎮管且是前營將而府尹革罷後鎮管及前營將移定於驪州牧矣今則留守革罷府尹復設鎮管及前營將宜定於廣州

上許之

十九年癸酉春二月 上謁 穆陵還至晝停所招父老以手札慰諭曰廣州今番行幸時亦多奔走之勞理宜優恤田稅米太令該廳稟旨變通以示別樣軫恤之意

二十年甲戌春二月 上展謁 獻陵以輦路新開役民不少命優恤之宣惠廳請廣州今年春大同米每田一結各除二斗從之 上駕到廣津台本州諸父老詢其疾

苦對曰舊年棠余逋欠甚多催科之患及於族鄰 上
命蠲最旧者量減之
英宗四年戊申春三月嶺賊稱乱以金東弼爲經略使開府
南漢分兵遮截竜仁等諸要路及乱平 命抄各鎮兵
敀農 上教曰湖南小醜次第就戮敀農之政不可少
緩況民不知兵久矣多日暴露病傷亦不可不念南漢
巡撫使所領各邑軍官軍兵不緊雜色罷遣
六年庚戌春二月 上將謁 英寧二陵 教曰所過地致
祭等事依 先朝戊辰年例二十五日 駕向南漢城
至廣津竜舟 命険川北門戰亡將士祭如雙嶺青平
尉淑明公主墓祭如四公主墓復命守塚執事一人在

駕前有問則具以對　駕入行宮後因政院啓稟四大門十三暗門鎖鑰令守禦使句管二十六日　上自南漢行宮至利川行宮以山城南門外治道多鑿崖石初命府尹李普赫推考尋寘之因儒臣陳白永昌大君與恩尉墓亦致祭二十七日　上自利川至驪州見道傍觀者蔽野乃駐蹕　命都承旨趙顯命問安竹民亦至守顯命回奏不特安竹民亦多嶺民也　上復命顯命曉諭曰予以凉德爲父母不善教導致有昨年逆變使斯民流離失所何辜予赤子也其有不幸從賊者亦被人詿誘非本心也脅從罔治經傳有言予已洞然不疑一視以赤子汝等體予此意視如平人毋有疑阻俾

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今若日以賊黨不與之齒則彼將
安敢予實哀之也諭畢駕　發謁　陵遂還利川行宮
命廣楊利民役令廟堂稟旨蠲減驪州士庶年七十以
上者各給食物其八十以上身往幸行者加資遣史官
存問判府事鄭灝令本道輸送食物卿宰年七十以上
在近邑者及豐昌府夫人並給食物二十八日　上自
利川行宮回鑾至慶安之大晝停所謂守禦使尹淳曰
到山城當直上西將臺守禦鼓吹整待洞口淳曰守禦
鼓吹疲弊不成樣矣　上曰然則寘之兵判金在魯曰
宜令軍兵結陣於將台也　上曰寘之只令挾輦軍砲
手二百人扈衛也駕至山城洞口在魯曰城內狹窄馬

兵先出南門外結陣何如　上可之淳以鼓吹整待稟
遂　命鼓吹府尹李晉燾亦令隨駕側指路向西將臺
上問淳曰丙子敵戴板踰城爲我師所敗死者無數云
此其地乎淳曰然敵乘我軍酣眠蒙板攀雲梯踰城一
卒驚起大呼敵自相蹂躙積屍相枕藉校理柳儀曰敵
踰城時火焰墮卒面驚起大呼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引
軍督戰中流矢貫肘亦不少動副校理趙明翼曰當時
用關西文臣許瀷策注水於城外山阪立成凍滑敵不
得着足　上御西將臺領議政洪致中右議政李㙫入
侍㙫曰凡人之經過此地者追憶丙子尚且歔息泣下
況殿下昨拜　寧陵今臨此城　聖心愴感當作何抱

益勵薪膽之思奮發剛大之志則雪恥之圖雖不可追尊周之義庶幾不泯也此城形勢可謂天險所憂者軍餉之不足丙子完豊府院君李曙預備一萬餘石可支四十日粮後無復繼之者當時講和亦因粮盡也今則名雖四萬餘石絶半耗折何以得力於緩急乎此地與江都相表裡而疎虞如此誠凜然寒心也 上曰使予雖不到此繼述 聖祖 聖考之志事尚不敢息忘況今拜 寧陵之餘乎凡事有人然後可以有為然漢武好兵則衛霍之徒出好仙則東方朔之類至好聚斂則桑弘羊之輩起亦在人君好尚之如何也方今保民為第一急務昨都憲言講究良役後今雖會議賓廳不過

以戶布結布高談大言畢竟則故虛而已每事如此何
事可為雖然使予誠有〻為之志亦豈無可為之道乎
淳曰城民処在山頂不能為農所為農者唯東門外新
峴內若干結而已曾因守禦使李時白言 孝廟特許
免稅昨年大処分之後此田亦入於出稅中城民無望
保存使其稅故於朝家経費則臣何敢有言而本州三稅留
作軍餉且不過七八結無甚輕重於経費也 上曰昨
秋卿以此事為言故令廟堂稟処者予誠有微意矣特
為免稅 上問城內軍餉於普焃普焃對曰四萬餘石
其二萬餘石則太也又問城內民戶曰七百三十五戶
男丁二千餘也淳曰城雖固兵雖多不教之卒何能為

也本城春秋習操已有節目然三四年間亦未易一行
此可悶也昔戊辰幸行後閱歲行觀武才於本城今亦
用戊辰例乎　上曰還宮後當遣御史試取也晋爀曰
人和為守城之上策而本州將校與守禦將校不相上
下將成水火若罷本州合守禦則人心可和不然則誠
難矣　上曰議者多言守禦摠戎無關存罷而予昨年
變亂後始知其決不可罷也仍　教以和輯之道　上
謂致中曰俄聞兵有餘而粮不足將安用彼城哉此誠
至論也頃諭卿等晝送地部稅米一萬石於江都尚不
施行堂〻千乘之君豈可旣令旋寢乎致中曰地部事
勢臣頃有所達矣臣之曾祖以平安監司殉節丁丑故

臣祖右議政重普當 孝廟大有為之日以江華留守受 命保釐凡其設施之道 孝廟以御札問議其事閱機密者則又以諺札下詢臣自為兒時習聞此事今於江都南漢事豈敢不致力乎儼曰三學士中洪翼漢尹集兩家皆以遺衣葬故朝家特給復其墓而獨吳達濟家以葬衣非礼也燒衣囊埋其妻墳故不與於給復之典矣 上命一體給復淳請三軍門不用之器械留寘山城在魯以為不可 上不許之顯命曰戊辰雖有呂州楊廣一体減役之例而臣意呂利廣乃是 駕過之地楊則非 駕過之地似宜有差等矣 上曰楊民亦有船倉役何可增減乎普爀以春大同有已捧面違

上命今秋或明春大同追𢦤之遂御玉轎還于行宮二
十九日　上自南漢行宮還都
二十六年庚午秋九月罷守禦京廳以廣州府尹陞留守兼
守禦使寘經歷一員
三十五年己卯秋九月罷南漢留守為廣州府尹寘守禦使
於京廳統南漢留守如故
三十八年壬午冬十月罷南漢御供米
四十五年己丑綿布二千五百疋移寘南漢

重訂南漢志卷十目

下篇

城史

重訂南漢志卷十

洌上 洪敬謨 編

下篇

城史

正宗三年己亥秋八月 上將謁 英寧二陵路出南漢以南漢當 肅英兩朝之駕臨講確論難無非石畫之謨則今必務實可以成 兩朝之志事況今城堞重新旌旗改觀鍊軍乃具次第事也回鑾時欲臨觀軍容而恐或為民弊問於守禦使徐命膺命膺曰城操之不行殆近二十年兵既不鍊與無城何異今因此會若行內操非當不有光於一遊為度之義乎且名以詰戎少弊不

可顧然亦有除弊之道廣州上下道距輦路僻遠處所
在弁兵及守堞軍官除具治道等雜役團束赴操軍情
亦必樂從矣 上曰回到山城當試之翌日行晝夜操
可也命膺曰積年不鍊之兵猝然行操其不爲灞上棘
門之兒戲者幾希 親閱前臣與中軍守城將先行三
次私操 動駕後則不可聚軍必於 動駕前可以私
操而既聚之軍又不可閒放自在使中軍領留城中
駕臨後仍令環衛何如 上曰多日留待得無弊乎命
膺曰常時城操亦留連五六日未必爲弊然 聖心之
軫念如此若給留連之粮軍必忘其勞矣 上善標信
臨時當下也 上減斥堠之數袪彌文之額防尾閭之

溥 命守禦使前期設行驪利廣三邑武士初試於鍊
兵舘至期 上教曰温王古庙顯節祠遺朝家之歲到
香火者俱係感念舊都崇奬危忠之令由駕到日遣礼
官致祭又曰險川北門艱嶺等戰亡之处行者到今傷
心况有已例駕過日令本府設祭以侑幽欝之魂及初
三日早朝 駕次廣津竜舟 命守禦執事一人在駕
前有問則具以對先是命膺以為山城行宮之御用供
帳小大畢具獨未有迎 駕一節况今臨覌軍容事体
尤別乃筵請 御前〻排十艱待候於津南廣州境上
可之至時前排待候命膺亦祇迎 上命守禦使先赴
陣上 駕至相望处 上禦甲冑鞍馬受迎接礼 駕

入行宮 命守禦使聽候後入侍 敎曰驪利扈衛之
軍皆是守禦軍則守禦使隨駕不領軍可乎御其軍服
前導領軍也是日京畿監司鄭昌聖率各務差使員承
命入侍因政院啓稟四城門十三暗門鎖鑰 命守禦
使勾管復 敎曰赴操校卒宜加慰恤明日諸利川後
守禦中軍與廣州府尹設觀武才初試〻取以赴武科
殿試初四日 上自南漢行宮幸利川行宮見道傍觀
者漫山蔽野 上駐駕令承旨問何地民則多八路遠
地民 上復命承旨諭曰節近收穫胡爲廢穡而來乎
對曰吾 君民之父母也生不識父母之面可乎是以
裹足遠來至於收穫家鄉亦有親屬矣於是 上御鞍

馬 命差使員勿禁輦路民初五日 上自利川行宮
詣 二陵祗謁遂次驪州清心樓召見儒臣宋德相金
亮行又召見州居朝洪秉纘等又召見州父老民人等
命承旨讀諭宣諭文初六日自驪州幸利川初七日自
利川幸南漢 命所過邑扈衛軍斥堠伏兵即令撤敀
勿留待 駕過艱岑方設祭未畢 上命駐駕良久乃
行蓋有感於 肅廟御製艱岑駐駕詩也至左翼門五
里地守禦使旗鼓迎接如来儀遂 御鍊兵館 命畿
伯廣尹率父老民人入侍讀諭宣諭文 上問城中民
弊於命膺命膺曰保恤庫債錢弊也以四千兩錢逐年
給債於城內民人收其息六百餘兩以補支放之不足

城廨之修補行之十六年本錢已亡利息自如每當收捧因槧搔楚渾城嗷嗷全無和氣盖自將校衛前以至軍卒平民無一人得免矣　上曰雖得地利不有人和誰與之守城命尽焚債券於館庭支放修補之資以廣州結錢充給之初八日　上御鍊兵館親試驪利廣三邑文武士及守禦廳隨　駕將士賜第施賞有差是夜上用宋太祖幸郊閣閱礮車故事　御鍊兵館觀埋火法侍衛文武皆稱壯觀　上歎曰此表崇煥試㪅遠之紅夷砲也丙子之前若曉此法豈有丙子之事乎初九日　上御西將臺行晝操操罷後仍御玉轎巡城命承旨問丙子清兵布陣之地承旨指以對曰此其地

云矣 上駐輿良久還鍊兵館至夕復 御西將臺行
夜操命驪利廣三邑粜籴無問軍餉邑還并除耗初十
日 上親臨犒饋遂 還都

迎接儀

是日早朝守禦中軍領率牙兵二哨僧軍二哨守堞
軍官二百人標下餘軍一百名量宜作哨札駐於城
下五里栗木倉前路守禦使祇迎後馳到陣上具甲
胄立于路左迎接旗鼓官擺列清道威儀於作門外
稍遠处以待之 大駕到旗鼓迎接处兵曹判書跪
啓稟旗鼓在前請駐蹕宣傳官俞起来應声退宣傳
官跪啓稟旗鼓在前止螺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

止螺宣傳官請授信箭手承旨兵房承旨啓請信箭
藍白信箭以授宣傳官宣傳官奉而前行跪啓稟放
信砲三声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仍跪啓稟
鳴金二下大吹打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
大駕到作門处兵曹判書跪啓請駐蹕宣傳官命起
來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
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守禦使信地放砲一声吹
天鵝一声各兵點吶喊兵三次鳴金一下喇叭止宣
傳官跪啓稟鳴金二下大吹打宣傳官呼鉦手鳴金
二下大吹打守禦使信地亦大吹打跪迎候過即吹
打止仍率軍兵為後廂隨 駕大駕詣行宫兵曹判

跪啓請駐蹕宣傳官斎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禀
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
宣傳官跪啓禀鳴鑼邊旗幟分立左右宣傳官呼鑼
手鳴鑼鳴金邊旗幟分立左右鑼止　大駕詣行宫
陞座宣傳官請納信箭于兵房承旨守禦中軍領率
軍兵排立於行操信地守禦使祗候於行宫外兵曹
判書跪啓禀守禦廳旗鼓回信地依　下教承行宣
傳官跪啓禀回信地吹打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二下
大吹打旗幟退去信地宣傳官跪啓禀鳴金三下吹
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吹鼓手亦退
去信地

晝操儀

期日守禦使操鍊稟定後將領軍兵執器登城旗鼓
聽候於行殿門外兵曹判書跪啓稟行城操礼宣傳
官命起来應聲退 大駕出行殿門外兵曹判書跪啓
稟旗鼓在前請駐蹕宣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官
請授信箭手承旨兵房承旨啓請信箭藍信箭以授
宣傳官奉而前行跪啓稟放信砲三声宣傳官呼軍
器寺放信砲三声仍跪啓稟鳴金二下大吹打宣傳
官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 大駕到作門处兵曹
判書跪啓請駐蹕宣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
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

打止守禦使信地放大砲一声吹天鵝一声各兵一
齊吶喊共三次鳴金一下喇叭止宣傳官跪啓稟鳴
金二下大吹打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呼打守
禦使信地跪迎候過即隨行　大駕詣壇下宣傳官
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
吹打止又跪啓稟鳴鑼邊旗幟分立左右宣傳官呼
鑼手鳴鑼邊旗幟分立左右鳴金鑼止○小開門
大駕仍登坍陞座黃門旗手乂捍作門手清道旗之
前守禦使聽候手隸門外兵書判書跪啓稟小開門
吹打宣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小開門吹
打号令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二下小吹打宣傳官跪

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
打止兵曹判書先行祗現禮兩跪一揖次宣傳官兩
跪兩揖從全上祗現次軍牢巡視手吹鼓手内吹等
分班叩頭宣傳官俯起去應声退○陞坍兵曹判書
跪啓稟放陞坍砲宣傳官俯起來應声退宣傳官跪
啓稟陞坍砲號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即
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牢子隊長先唱牢子站齊
牢子大喝三声畢牢子一人進跪大呼開門旗手應
声揮旗兩退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
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陞旗兵曹判書跪啓
稟陞旗宣傳官俯起來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陞旗

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呼鑼鼓手擂鼓
鳴鑼共三通陞旗後仍鳴金鑼鼓止本面城將亦放
砲一声擂鼓鳴鑼共三通陞旗鳴金鑼鼓止宰樞執
鼓兵房承旨跪稟宰樞執鼓訖退命宣傳官宰樞執
鼓宣傳官呼訓鍊院宰樞執鼓訓鍊院正應声擂鼓
守禦使由轅門趍入祗現兩跪一揖仍留坍上○發
伏路兵曹判書跪啓稟發伏路宣傳官俞起來應声
退宣傳官跪啓稟發伏路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
信砲三声仍呼鉦手鳴金邊該面一體乘号砲三声
鳴金邊發伏路兵宣傳官跪啓稟止金宣傳官呼鉦
手止金該面操兵曹判書跪啓稟該面操宣傳官俞

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該面操号令宣傳官呼
鍾手撞鍾如該方数鍾以金代仍呼喇叭手掌呼三
仍呼鼓手擂鼓三官兵執器上城宣傳官跪啓稟止
金宣傳官呼鉦手止金〇開城門兵曹判書跪啓稟
開城門宣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開城
門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呼鉦手鳴金
二下吹打開城門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
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跪啓稟吶
喊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呼喇叭手吹
天鵝声吶喊共三次宣傳官跪啓稟止金宣傳官呼
鉦手鳴金一下喇叭止兵曹判書跪啓稟放肅静砲

宜傳官俞起来應声退宜傳官跪啓稟肅靜砲号令
宣傳官呼軍噐寺放信砲三声呼教鍊官立肅靜牌
竪豹尾旗宣傳官跪啓稟休息号令宣傳官呼軍噐
寺放信砲一声呼鑼手鳴鑼該面城將亦放砲一声
鳴鑼各兵休息宣傳官跪啓稟止金宣傳官呼鉦手
止金該面城將亦鳴金鑼止〇一面探該面伏路兵
放砲放起火報營該面城將放砲放起火如㸃宣傳
官跪啓稟該面防賊号令宣傳官呼軍噐寺放信砲
二声放起火二枝立朱雀旗該面遊兵聽候仍呼鼓
手擂鼓吹天鵝声呼朱雀旗手向前點該面游兵乘
起火一枝以應之吶喊飛超上城應援賊至百步内

該面城將不待至上号令自升砲一声吹天鵝声五
次佛狼機鳥銃五次輪放鳴金一下喇叭止賊至五
十步内該面城上放起火一枝吹天鵝声一次火箭
弓矢齊發一次鳴金一下喇叭止賊至城下該面城
將放砲一声擂鼓吹天鵝声鳴鑼擊鼓城上兵夫以
石擊打游兵收回賊敗該面城將鳴金一下擂鼓止
賊遠遁回巢該面城將升起火報賊退宣傳官跪啓
稟鳴金一下擂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一下擂鼓
止宣傳官跪啓稟得勝大吹打宣傳官呼軍器寺放
信砲一声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該面游兵升起
火一枝以應之回信地該面城將亦放砲一声鳴金

二下大吹打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
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該面城將亦鳴金三下
吹打止〇收伏路兵曹判書跪啓稟開城門宣傳官
命起來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開城門号令宣傳官
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開
城門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
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跪啓稟收伏路号令宣
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呼喇叭手吹掌喇叭一
通該面城將亦應砲掌喇叭收伏路兵宣傳官跪啓
稟鳴金一下喇叭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一下喇叭
止〇下城兵曹判書跪啓稟下城宣傳官命起來應

声退宣傳官跪啓稟下城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
信砲三声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該面城將亦放
砲三声鳴金大吹打各兵下城每五垜留一人看瞭
餘俱下城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
吹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該面城將亦鳴金吹打止
宣傳官跪啓稟休息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砲一
声呼鑼手鳴鑼該面城將亦放砲一聲鳴鑼各兵休
以待夜操号令

夜操儀

候夜兵曹判書跪啓稟夜操宣傳官俞起来應声退
○發伏路兵曹判書跪啓稟發伏路宣傳官俞起来

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發伏路号令宣傳官呼軍器
寺放信砲三声仍呼鉦手鳴金邊該面城將一体擧
号砲三声鳴金邊發伏路兵宣傳官跪啓稟止金兵
曺判書跪啓稟該面操宣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
官跪啓稟該面操号令宣傳官呼鍾手撞鍾如該方
数鍾以金代仍呼喇叭手掌吹三仍呼鼓手擂鼓三
官兵執器上城宣傳官跪啓稟止金宣傳官呼鉦手
止金○開城門兵曺判書跪啓稟開城門宣傳官命
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開城門号令宣傳官呼
軍器寺放信砲三声仍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開
城門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

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跪啓稟吶喊号令宣傳
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呼喇叭手吹天鵝声吶喊
共三次宣傳官跪啓止金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一下
喇叭止兵曹判書跪啓稟放肅靖砲宣傳官命起来
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肅靖砲号令宣傳官呼軍器
寺放信砲三声呼敎鍊官立肅靖牌竪豹尾旗宣傳
官跪啓稟休息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
呼鑼手鳴鑼該面城將亦放砲一声鳴鑼各兵休息
宣傳官跪啓稟止金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一下該面
城將亦鳴金鑼止○演炬兵曹判書跪啓稟演炬宣
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演炬号令宣傳

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放起火三枝燃炬該面城
將亦放砲三声放起火三枝燃炬宣傳官跪啓稟點
炬吶喊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呼喇叭
手吹天鵝聲點炬該面城將亦放砲一声吹天鵝声
點炬吶喊共三次宣傳官跪啓稟止金宣傳官呼鉦
手鳴金一下喇叭止兵曺判書跪啓稟偃炬止火宣
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偃炬止火号令
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偃炬止火該面城將
亦放砲三声偃炬止火〇懸燈兵曺判書跪啓稟懸
燈宣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懸燈号令
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放起火三枝仍呼鑼

鼓手擂鼓鳴鑼共三通懸燈該面城將亦應砲三声
舉起火三枝鑼鼓三通懸燈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一
下鑼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一下鑼鼓止該面城
將亦鳴金鑼鼓止○傳吏兵曹判書跪啓稟擂鼓撞
鍾宣傳官俞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擂鼓撞鍾
号令宣傳官呼鼓手擂鼓三通呼撞手撞鍾以金代
宣傳官跪啓稟定更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
一声呼喇叭手吹天鵝声一次後仍呼鉦手鳴金一
下喇叭止仍呼鼓手打更鼓一次梆鳴該面各堞一
体傳梆一更尽宣傳官跪啓稟二更砲宣傳官呼軍
器寺放信砲一声呼喇叭手吹天鵝声一次仍呼鉦

手鳴金一下喇叭止該面伏路放砲放起火報營該
面城將亦放砲放起火宣傳官跪啓禀防賊号令宣
傳官呼單閭寺放信砲二声放起火二枝呼紅高招
旗手立高招旗該面遊兵聽候呼旗手擂鼓吹天鵝
声點燈該面遊兵放起火一枝應之吶喊飛趍上城
應援賊至百步内該面城將不待金上号令自梨砲
一声吹天鵝声五次佛狼機與鳥銃五次輪放鳴金
喇叭止賊五十步該面城放起火一枝吹天鵝声一
次火箭弓矢齊發一次鳴金喇叭止賊至城下該面
城將放砲一声擂鼓吹天鵝声鳴鑼擊鼓城上兵夫
以石擊打○遊兵收回賊敗該面城將鳴金一下擂

鼓止賊遠遁回巢該面城將乑起火一枝報賊退宣
傳官跪啓稟鳴金一下擂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
一下擂鼓止宣傳官跪啓稟淂勝大吹打宣傳官呼
軍器寺放信砲一声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該面
遊兵乑起火一枝應之回信地該面城將亦放砲一
声鳴金二下大吹打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
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該面城將亦鳴
金三下吹打止○収伏路兵曹判書跪啓稟開城門宣傳官
命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開城門号令宣傳官
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開
城門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

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跪啓稟收伏路号令宣
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呼喇叭手吹掌喇叭一
通該面城将亦放砲掌喇叭收伏路兵宣傳官跪啓
稟鳴金一下喇叭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一下喇叭
止〇落燈兵曹判書跪啓稟落灯宣傳官俯起来應
声退宣傳官跪啓稟落灯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
信砲一声呼鑼鼓手鳴鑼擂鼓共三通落灯該面城
将亦放砲一声鳴鑼擂鼓共三通落灯宣傳官跪啓
稟鳴金鑼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一下鑼鼓止該
面城将亦鳴金鑼鼓止〇下城兵曹判書跪啓稟下
城宣傳官俯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下城号令

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呼鉦手鳴金二下大
吹打該面城將亦放砲三声鳴金大吹打各兵下城
每五垜有一人看瞭餘俱下城宣傳官跪啓稟鳴金
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該面
城將亦鳴金吹打止宣傳官跪啓稟休息号令宣傳
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呼鑼手鳴鑼該面城將亦
放砲一声鳴鑼各兵休息○還宮宣傳官跪啓稟初
吹兵房承旨傳稟再吹三吹亦倣此　大駕出布次
教是時宣傳官跪啓稟鳴金邊旗幟分立三行宣傳
官呼鉦手鳴金邊旗幟分立三行宣傳官跪啓稟放
信砲三声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宣傳官跪

啓稟鳴金二下大吹打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　大駕詣行殿門教是時兵曹判書跪啓稟請駐蹕宣傳官命起來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跪啓稟鳴鑼邊旗幟分立左右仍鳴金鑼止

犒饋儀

期日守禦使與中軍領率帑摠軍兵札駐於鍊兵館前路左右旗幟擺列于行殿門外以待　大駕出行殿門兵曹判書跪啓稟旗鼓在前請駐蹕宣傳官命起來應声退宣傳官請受信箭手承旨兵房承旨啓請信箭藍白信箭以授宣傳官奉而前行跪啓稟放

信砲三声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仍跪啓稟
鳴金二下大吹打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
大駕至轅門外兵曹判書跪啓請駐蹕宣傳官命起
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
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守禦使信地升号砲一声
吹天鵝一声各兵點旗吶喊共三次鳴金喇叭止宣
傳官跪啓稟鳴金二下大吹打宣傳官呼鉦手鳴金
二下大吹打守禦使札駐信地亦吹打大将以下至
哨官信地跪迎候過　大駕詣坮下宣傳官跪啓稟
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
又跪啓稟鳴鑼邊旗幟分立左右宣傳官呼鑼手鳴

鑼邊旗幟分立左右仍鳴金鑼止　大駕登坍陞座
黃門旗手叉捍作門手清道旗之前守禦使聽候於
門旗外兵曹判書跪啓稟小開門吹打宣傳官命起
來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小開門吹打宣傳官呼鉦
手鳴金二下小吹打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
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兵曹判書先行
叅現礼兩跪一揖次宣傳官兩跪兩揖從全上先行
叅現礼次軍牢巡視手吹鼓手內吹等分班叩頭宣
傳官命起去應声退兵曹判書跪啓稟放陞坍砲宣
傳官命起來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稟陞坍砲号令宣
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三声又跪啓稟鳴金二下大

吹打牢子隊長先喝牢子站齊牢子大喝三声畢牢
子一人進跪大呼開門旗手應声揮旗而退宣傳官
跪啓禀鳴金三下吹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
吹打止守禦使叅現两跪一揖仍留坍上兵曹判書
跪啓禀掌号笛衆官軍宣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
官跪啓禀掌号笛衆官軍号令宣傳官呼軍器寺放
信砲一声仍呼号笛手吹掌号笛中軍及把摠哨官
軍兵齊到坍下宣傳官跪啓禀止金宣傳官呼鉦手
鳴金一下止金宣傳官跪啓禀跪鼓宣傳官呼鼓手
跪鼓一通中軍以下至軍兵具跪分班叩頭宣傳官
命起去應声立宣傳官跪啓禀列吐号令宣傳官呼

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仍呼鑼手鳴鑼守禦使坐於
坍上中軍以下至哨官軍兵列坐於坍下宣傳官跪
啓稟止金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一下止金宣傳官跪
啓稟奏武恒之樂宣傳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仍
呼鉦手鳴金二下奏樂〻用軍樂乘床畢宣傳官跪
啓稟鳴金三下樂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樂止
宣傳官跪啓稟奏徵角之樂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二
下奏樂〻與民樂盡飽後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
樂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樂止宣傳官跪啓稟
奏昭武之樂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二下奏樂〻用會
科樂撤床畢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樂止宣傳官

呼鉦手鳴金三下樂止坍上坍下大將以下至軍兵
一時起跪叩頭山呼宣傳官跪啓禀哱囉号令宣傳
官呼軍器寺放信砲一声仍宣傳官跪啓禀止金宣
傳官呼鉦手止金兵曹判書跪啓禀守禦廳官軍回
信地宣傳官命起来應声退宣傳官跪啓禀回信地
吹打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中軍以下至
哨官回到信地如前札駐宣傳官跪啓禀鳴金三下
吹打止宣傳官呼鉦手鳴金三下吹打止守禦使仍
留坍上兵曹判書跪告餉士礼成礼駐軍兵待標信
解嚴旗鼓待　下教回信地
七年癸卯秋七月　命停守摠兩營習操　教曰幾經大侵

瘡痍未蘇見又旱乾此時急務要在不撓民三字不可
以許久停廢有所持疑其令停止
十九年乙卯秋八月罷守禦宗廳以守禦使出鎮南漢爲廣
州留守○九月 命廣州府百濟始祖廟稱崇烈殿
二十三年己未秋八月 上詣 獻陵親祭命驪興府院君
閔霽三韓国大夫人宋氏墓遣正卿致祭祀孫差擬本
陵齋郎
純宗十四年甲戌冬十二月畿內三南大饑給穀廣州一千
八百斛
二十四年甲申夏四月因義安大君和十五代孫應呂上言
教曰大君功烈與他元勳自別墓所之失而復得於三

百餘年之後者誠非偶然改封築日遣承旨致祭祀孫

調用

重訂南漢志卷十一目錄

重訂南漢志卷十一

洌上　洪敬謨　編

下篇

史餘

百濟始都

百濟史始祖王十三年夏五月王謂臣下曰國家東有樂浪北有靺鞨侵軼疆境少有寧日勢不自安必將遷國予昨巡出觀漢水之南土壤膏腴宜都於彼以圖久安秋七月就漢山下立柵移慰礼城民戶八月遣使馬韓告遷都遂畫定疆埸北至浿河南限熊川西窮大海東極走壤今春川地九月立城闕

按百濟始祖十三年徙都於漢水之南即今之廣古邑也當時謂之河南慰礼城始祖王當明自漢北移於南漢（漢水即洌水）即慰礼城之本在漢北確然無疑蓋慰礼城者百濟始祖首都之地其故址在今漢陽城東北此時靺鞨歲々侵冦以其慰礼城在漢水之北與二冦密接故也且百濟古史每以漢陽為北漢山郡北漢山者對南漢山而立名也即慰礼城之與漢陽密接又無疑也特以本紀初年有河南慰礼城一語故後之人遂就慰礼城於漢水之南所以轉輾迷晦而終不能有指的也西漢之制洌水以北屬樂浪南部以其本朝鮮之地也洌水以南屬馬漢總王以

其本韓國之地也故北史謂百濟立國于帶方故地此指河北之慰礼也及都漢南百濟始祖王必告馬韓以其洌水以南本隷馬韓也久遠之事雖若荒昧歴考古史皆有確證不可誣也

百濟始祖王元年沸流及始祖王與烏干馬黎等十臣自北扶餘南行百姓從之者多遂至漢山登負兒嶽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於海濱十臣諫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帶漢水東拠高嶽南望沃澤西阻大海其天險地利難得之勢作都於斯不亦宜乎沸流不聽分其民故彌鄒忽以居之始祖王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為輔翼国号十濟是前漢成帝鴻嘉三年也沸流以彌鄒忽土湿水

醎不得安居故見慰礼都邑鼎定人民安樂遂慙悔而死其臣民皆歸於慰礼後以来時百姓樂從改号百濟

按蟄嶽以下乃百濟始祖王十三年事史記追記建國立都之本故遂以載之於元年也慰礼城者明在漢水北(卽漢陽古郡)其云河南慰礼城者以其移慰礼之民故亦冒故名而不改也其始也兄弟並力築慰礼城居之至其十有三年北困於靺鞨東敗樂浪思有以涉漢水而居其南以避二寇之隳突蓋以慰礼在漢水之北與二寇連陸故必欲移都於水南也沸流貪魚塩之利而取彌鄒忽今之仁川也始祖王覽閱防之固而取漢南今之廣州古邑也於是移慰礼之

民以實漢南之柵仍又名之曰河南慰礼城也
又按東撚高嶽者黔丹山也在古邑之東西阻大海者幸州也洌水入海处南望沃澤者屯骨堤也後古稱王開稲田於此北帶漢水者斗尾江也渡迷津始祖王舊宮本在廣州之古邑謂之宮村居民業種甘瓜此則河南之慰礼也始祖王元年既已定都於此則至於十三年之夏又何云予覌漢水之南土壤宜都乎元年所定之都其在漢北明甚而登負児望河南是十三年之事也且慰礼城明在負児嶽之下故其登高望遠亦在此山也

四十一年春二月發漢水東北諸部落人年十五歲以上

修營慰礼城

按南慰礼城雖已咸都北慰礼蓋復修營當時蓋以為南北二京而漢水東北部落者今之楊州平邱童津免院等地也慰礼城之在今漢陽城東北確然無疑即京城北坊漢陽洞是也惠化門外未十里有古城遺痕居民指之為漢陽古縣者是也當時皆樹柵而築土故今有痕而無石也

近肖古王二十六年冬王移都漢山

按此云移都者自河南慰礼城北遷于漢陽也百濟始弱避寇南渡及其疆域既強兵力又強反足以東侵新羅北困句麗故於是乎渡漢水而據北以号令

四國也漢山者漢陽古邑也

辰斯王八年句麗王談德來攻北鄙王聞談德能用兵不
得出拒漢水北諸部落多沒焉

阿莘王四年秋八月王伐高句麗報漢水之役冬親帥兵
過漢水次於青木嶺下會大雪回軍至漢山城

按此二文知近肖王古之後未常不還都漢南也此
時王居漢南故漢水之北謂之北鄙況阿莘王居在
漢北則其伐高句麗豈可曰親帥兵過漢水乎蓋近
肖古王雖都漢城其後或居漢南或居漢北未常一
定而不動則此時在漢水之南審矣

三國史金富軾云句麗既亡新羅得其南界賓漢翊湏三

州

按漢州今廣州古邑也其南漢城百濟之衰亦為句麗所得但無正文句麗既亡乃屬新羅歟

三陵紀事

世宗二年秋九月葬　元敬王后于　獻陵○陵寢石室蓋石廣厚難輸　上王諭　上宜破為二令得易輸上以為不如全石之固命元肅請于　上王肅未至上王已至石所命工椎破為二謂肅曰此石廣大難輸已令破之後　上詣樂天亭　上王謂　上曰陵寢蓋石若用全石輸〻甚難無益於死者有害於生民今日之日〻事永為成法詳錄簿籍以示後世子孫

四年秋九月葬 太宗大王于 献陵

文宗初年(嗣位之年)夏六月葬 世宗大王于献陵西崗号

英陵

世祖元年秋九月 上幸 献陵英陵親祭

睿宗元年春三月遷奉 英陵于驪州 世祖初議者云

非吉地當遷 世祖召徐居正問之居正曰以山水方

位為子孫禍福臣未知也且世之遷葬求福也王者更

有何望哉 世祖曰吾復無意於遷 陵也至是竟遷

成宗二十一年閏九月 上幸 英陵親祭

燕山元年夏四月葬 成宗大王于宣陵

中宗二十五年冬十月葬 貞顯王后于 宣陵左岡○

十一月 上幸 宣陵以陟祀行祭改具衷服祭新陵

明宗十七年秋九月遷奉 中宗大王于 宣陵東岡号

靖陵○初 中宗陵在高陽與 禧陵同塋至是遷奉

于 宣陵東岡是地卑下補土之役功費累巨萬每年

江水漲入 陵前齋室半浸于水後 文宗王后薨不

淂已別卜 恭陵物議皆欲還 陵而又以再遷為難

至 宣祖十四年命三公六卿往審 靖陵形勢還言

江水雖漲去穴道甚遠無滲潤之患只當以土石塡補

以退水勢移造齋室於高燥之地從之

中廟初葬高陽 禧陵同塋宅兆不吉尹元衡力贊

文宗王后遷于漢濱卑湫之地人莫敢言世傳遷陵時

笑声自壙中出役者無不聞之翌年　順懷世子薨逝
越二年　文定后薨又明年　明宗昇遐人謂還陵
之咎至壬辰被倭賊掘發之變臣民之痛尚忍言哉
中宗十年閏四月薨　章敬王后于　獻陵号禧陵
三十二年秋九月遷　禧陵于高陽時金安老有言新陵
有水石之凶改葬于高陽南元堂里盖安老欲搆鄭光
弼之罪　先后葬地至於遷奉小人之設心行事極巧
悪矣及　中宗昇遐遂奉厝于　禧陵至是還奉　中
宗于廣州　宣陵東岡　章敬王后仍奉　禧陵如舊
宣祖二十五年壬辰九月倭賊發　宣靖兩陵
二十六年四月初九日體察使柳成龍都元帥金命元巡

察使權慄狀啓淂見京畿都事沈克明持監司成泳狀
啓而來　宣靖陵賊禍至於此極臣子所不忍聞臣等
痛心刻骨卽走於提督門外相與浮泣号痛提督驚歎
取見文書臣等退來滿目全前南望号慟此賊凶逆極
天同極之禍上及　陵寢不能殲滅至今與賊俱生臣
等之罪萬死猶輕○十六日柳成龍等狀啓令臣軍官
守門將李弘國募率牙兵寺奴朴璘等十名由坡州蟹
踰嶺過楊州十二日到禿音乗小船沿江流下三更到
楮子島入　靖陵則隧道掘处深布帛尺十五尺許廣
七尺許弘國等入坎中夜暗不能詳見以手探審則隧
衣似若移在於　玄宮外掘土壙中別無他物隧內尾

礫積寘陵近処衣服片々腐朽觸手破碎一々収拾埋
寘于禿音以憑考後又奉審　宣陵則大王隧道前掘
取処深七尺許廣五尺許坎中別無他物築灰外設薄
板幾尽火焼餘存数片　王后陵隧前道掘取処深六
尺許廣四尺許板子亦為火焼灰隔則仍存両位陵則
并不犯　玄宮云々　献陵則夜已將曙賊陣至近未
及奉審而来云禍変至此臣子所不忍言臣與金命元
權慄相議或言仍為奉安於外梓宮以土塞穴徐待事
定為便或言窃負以出従船路移安於水土楊根等地
稍遠賊禍臣等反覆詳量賊兵時方留在沙坪及奉恩
寺等処或奉還之際短夜易明中路遇賊則其為変故

无不可言故謹令權慄營中路備精潔新衿油芚等物欲深夜入送但賊陣距 陵所至近必得勇銳之士忠敢之人然後可以冒死入去臣等涕泣訪問倡義士中衛將朴惟仁臣軍官前萬戶金克忠等應募請行並前去李弘國及牙兵十名發送計料但此事極重所當先稟朝廷寘處而玄宮暴露一二日之間又不知更有何事不得已先令惟仁等奉審十分觀勢處寘云云○二十三日柳成龍在京城馳啓云臣二十日昏時自東坡入城二十一日護渡天兵追賊事急終日在漢江二十二日始爲奉審於楊州松山里 靖陵灵幄奉安處号慟罔極呼天叩地欲死不得朝廷使順寧君陪侍幄殿

僉正朴惟仁前萬戶金克忠率軍數十餘名仍爲侍衛
矣　靈殿野次宿衛孤單凡事待朝廷指揮急速不分
晝夜处賓臣又奉審　宗廟灰燼之餘謹辨數基址三
闕亦皆残毁自慕華館白骨堆積城中則人馬顛仆而
死者不計其數臭穢滿地人不可近云云○二十五日
宣靖陵変報至　上在永柔行宮出闕庭率百官望哭
二十九日卯時出闕庭服緦麻就位率百官行四拜哭
尽哀又四拜百官以白衣黑笠黑帶行公　上臨御白
衣白笠
五月命宗室扶安都正碩壽及揔護使崔興源沈守慶柳
成龍俞泓金應南李憲國宋贇李德馨崔滉李增權徵

李⿰石國白惟咸成渾偕往奉審時大臣以下欲先拜哭咸渾曰時未辨嚴而先為拜哭則是君上也先行奉審無疑然後拜哭似當諸公從之宗室及後宮逮事 先朝者以謄書詳記 御容然後奉審而書啓摠護使崔興源啓松山奉審則面上肥肉消盡髮膚脫落鼻樑破缺兩眼俱陷兩唇皆無胷膛高厚肥大高節不露以手按之則柔不堅硬背後肥廣兩手兩脚堅固胷下腹上橫畫有三似是紉痕右邊臂上有一大破穴肩甲下左邊二破穴一大一小腰下臀上有破穴身長以布帛尺三尺二寸餘云○沈守慶啓臣未嘗覲 天顔固不敢容議但見皮膚枯槁容顔毀變而已累度入侍之人皆以

為不能識認云更無真僞卞驗之端矣第以事理推知
内外梓宮俱燒而　玉體尚存似無其理抽出　玉體
而焚其梓宮還窴　玉體於壙中理亦不近兇賊得枯
槁年久之體於他地納於壙中以眩視聽容或有之而
宣两陵則皆無　玉體　靖陵獨有尤為可疑　三陵
灰大槩一樣若以　宣陵之灰為　玉體之灰則獨於
靖陵之灰為非　玉體之灰乎○柳成龍啓奉審　玉
體則頭面上毛髮盡脫皮肉粘枯自脛以下肉盡骨在
大槩顯是年久之體而脑膛及背則皮厚而堅凝不見
骨節脑上甚高背後左邊肩甲有二穴痕一大一小相
距一分許所見惟此耳伏念此乃變中之極變卞別少

差則事不忍言系以　陵上形止并搜索近　陵处古一
塚破毀與否多般訪求云々○俞泓啓逮事　先朝之
人先書　玉體中人之最長紫髯不多頷上有黑子比
菉豆差小不肥不瘦　龍顔長準頭高云奉審則黑子
難尋準頭虧缺體似圓不見其圓上髯似有小痕下髯
則無胷上肥似高似非不瘦不肥之體無憑驗之端不
無可疑云々○金應南李憲國大槩與諸宰之見無異
○宋贊啓癸卯為檢閱入侍時　龍顔似長紫髯不多
隆準方顚日表淵穆今奉審則氣色之闕已隔四紀
玉體乾枯似欠天容虧損处亦多無憑無徵怳然一夢
想而已云○李德馨啓亦同而下曰以手指點頰覺有

肉氣此為可疑云○權徵啓松山尸肉已乾水已編則
只有皮骨可也而此尸則不然胷膛及背肥肉甚肥無
骨節〻稜〻处雖似久遠實非五十年之久也槩亮賊
用述叵測俟其大冷納其金井則不可指以為　玉體
欲以他物乱其真則骨骸之燒亦安知其非玉灰也反
覆思度莫知其搆彼虜在賊境者其數千萬而王子亦
在其中購求其端則畢竟有可知之路且為人謀忠如
許儀俊者豈無其人况我國人容有無着者榜諭論賞免
罪之旨亦多方中一策云〻○李瓘啓似非年近六十
之人且疑非年久厚瘞之尸腹上有五六刃痕臣未及
侍　先王但以内人與德陽夫人諺書所録容儀推之

恐或不同〇成渾啓三処發掘焚燒之狀大槩如一
玉體經火未成灰者骨節分明可認玉灰色頗白異於
草木之灰其重又倍於常灰者兩三处皆同灰與骸雖
未知真出於　先陵遺体而亦不可以為非真則　靖
陵又有　玉體在壙中何哉窃観凶賊所為非出於士
卒收寶貨之計乃賊將所為深讎我國者也何獨於
靖陵猶全　玉體乎且　靖陵發掘之穴狭而深壙底
只容梓宮更無餘地於焚燒梓宮之際必須移去後還
寘壙中　玉體於外以俟火熄然後此賊最凶之心何
至委曲如此乎皆未可測也松山奉審前逮事　先朝
宗戚及侍女想像　御容先為記錄然後奉審而非徒

年遠枯損無可指認肖似処其録言龍顏長顋骨長而
此則似是方面　先王腦後平而削妨於着笠此則似
是方骨　先王年衰稍瘦而此則骨間平潤似是平日
肥大之人云云○扶安都正碩壽永原守德壽啓疑非
年久之尸○崔滉白惟咸李增李磩李裔閔皆無別見
秋八月設都監改封　靖陵哀冊文曰萬曆壬辰倭奴陷
王京越明年禍逮　園陵至迫　玄宮有不忍言者嗚
呼痛哉夏冠退秋八月十五日丙申始克再修厥儀礼
之変也日月兮冥迷風雲兮黯黲晨衣兮莫覿玄宮兮
坎坎緬遺弓兮昔年慟仙輧之再戒庶　體魄之永安
冀千秋兮萬歲

孝宗八月礼曹啓言 献陵無祝文瘞坎每於祭後燒火
異於他陵之例領敦寧金堉言他陵皆有瘞坎獨此
陵無坎似是襲謬失礼 親幸之際宜創造瘞坎勿爲
燒祝從之
肅宗二十年春二月 上幸 献陵親祭
二十六年 上幸 献陵親祭
英宗四年秋九月 上幸 靖陵親祭
九年秋九月 上幸 献陵親祭
十二年冬十月雷震 靖陵紅箭門外檜木 上下教責
躬減膳台大臣卿宰講弭灾之策
十八年秋八月 上幸 宣陵 靖陵親祭見衛士有執

倭槍者 敎曰二 陵之變至今痛心方當祗謁之日
雖槍細之名倭者亦不忍見也仍 命悉去之
二十二年秋八月 上幸 靖陵親祭
三十一年始立 宣陵 靖陵表石 端宗即位初將竪
碑 献陵功已就議者以爲自古人君行事之迹備載
國史不必如士大夫之立神道碑請罷之初 健元陵
献陵 英陵皆有碑及 英陵之遷埋碑不用 陵寢
不立碑自 顯陵始而各陵只竪表石本 陵至是始
竪之
四十四年春三月 上幸 献陵親祭 王世孫隨駕行
亞献

正宗十二年秋九月　上幸　靖陵親祭是年　中宗誕
彌舊甲而　先朝謁　●陵亦在是年也始　上駕次西
氷庫津頭上游水暴漲下流濫船艙至日晏不得渡諸
臣或請回鑾或請移蹕江榭　上皆不荅顧右相蔡濟
恭曰卿何無一言濟恭厲声曰大小臣工無一人挺身
出謀徒事紛聒日將至晡野次停蹕此何國體請督有
司之臣及道臣將臣修治慢者軍律從事　上曰卿言
是矣船艙小事有則司存予豈煩辞令乎於是隨　駕
軍兵及廣州果川民人等一時赴趍須臾功先完及回
鑾至江上　上招兩邑民慰諭曰無一恵政之及民而
民視我如父母如子趍事予心良愧仍　命除兩邑民

罹耗

二十三年秋八月 上幸 獻陵親祭 英宗戊子展謁
獻陵 上以世孫陪 駕後三十二年己未八月復幸
本 陵下 御製步戊子前韵詩二篇敬題齋室詩一
篇 命左叅贊洪良浩書揭于齋室又使賡進盖在朝
而再瞻是 陵之行幸者只餘三人而良浩亦其一也
又 命驪興府院君閔霦三韓國府夫人宋氏墓遣正
郞致祭祀孫差擬本 陵齋郞
純宗二十五年五月刑曹叅判蔡弘遠䟽論 獻陵局内
風落木濫斫事 上命廣州留守馳審狀 聞敎曰是
無前之変怵予心之驚悚懋惧若無復拜 仙寢之顔

命齋官拿問嚴勘以事由於户曹差人而留守及礼曹
之不能摘發户判廣留門黜礼判刋削之典

逸事

李唐本州吏謹飭有賢行五子俱登科集其第三子也初
名元岭高麗忠穆王時登科文章志節有名于世李穡
鄭夢周李崇仁等相與爲敬友常以抗直忤賊僧辛旽
〻將捕殺之窮負其父唐晝伏夜行投于永川崔元道
家旽誅始還改名曰集字浩然号遁村自是無行世之
意爲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未幾退去驪州川寧縣躬
耕讀書時以詩篇新粒問遺鄭夢周等寄書韵歎恭讓
丁卯卒夢周崇仁等俱作詩哭之厥後諸賢相繼淪沒

而高麗革命我　朝開運其事蹟顛末備載諸稿逮撰
史也任士洪父子甚嫉李克堪兄弟乃誣以集入我朝
仕宦迹致誤錄於　本朝人物下紛而註詩林者亦踵
其謬　宣宗朝經筵官洪廸請改　宣宗命待印出之
日　上之三年始刋是書而公之八代孫領議政李德
馨上書乞遵　遺敎釐正　上令儒臣改撰革誣載實
出处大節明白無憾矣

朴彭年買田於廣州其友責之曰祿足代耕買田何爲彭
年即還賣之其時士習可知

李雲龍者　靖陵守護軍也　陵卒傳言壬辰倭变　陵
卒皆散雲竜獨留不去匿石橋下目見倭奴凶悖收拾

灰燼以献之用功特除本　陵叅奉及其死也葬于火
巢外云
魯協者本府士人也居南漢之下丙子前協路逢一武人
拈協坐城下岩石上論説易理皆前所未聞因與協登
城周覧指大岩以葛綯量度謂協曰城雖陷而免屠戮
者賴有此耳協欲與故家則不從飄然而去一云非魯
協也乃盧協而官東萊府使者也武人即朴震龜也震
龜為金瑬軍官嘗進一木龜曰用此則可當一面瑬以
為迂恠而却之蓋震屬木故自况而言也到南漢密謂
所親曰此城數年後當有奉天之厄我未及見乙亥朴
逝官至宣傳官

丙子清兵大舉而來不日之內兵薄京城　上幸南漢山城時廷議皆以為宜從間路馳入江都　上猶或然之乘馬出城馬忽戰掉流汗而立不前御者加鞭而猶不進　上曰此甚異常不可強行攬轡回鞭馬行甚疾還駐山城後聞清將揣　上必移入江都已伏兵於交河楊川等地馬之不前豈非天耶

上夜深督戰困甚坐睡夢有人告賊由雲梯登北城何不備禦　上問為誰荅曰我是城主溫祚王也上驚覺即命偵之果如其言令繫却之斬獲甚众及還都命建百濟始祖王廟春秋祀之祝文用　御諱香幣自礼曹來

時李時白為南漢守禦使時白之父　延平常與金瑬不相

能及金為體察使凡南漢守禦之事一不從其言守堞
之卒皆以嶺南軍分定無以及來時白亦無奈何只守
空城　上召時白城曰中凡百多有未備者豈卿受任
後有未盡區劃而然耶時白曰　聖教如此臣罪萬死
臣於受任之初慮有今日之患請於體府以為事出急
遽則遠邑之軍未及聚願從近邑而分屬體府不許再
請令操定其信地仍為修繕而又不許臣不得已以所
屬之軍一番夜操到今如此臣亦無如之何矣　上聞之
大怒謂左相洪公瑞鳳曰此人之薦出自公手守城公
之功也覆城公之罪也仍托其他事拿致時白杖以別
棍血流而後止人莫不驚駭時白略無忿恨之色

守禦使李時白約以軍卒皆無被甲者死生當與共之
上屢遣內官劝着甲冑終不承 命身被兩矢盖時白
所領者居处甘苦一與同之竟得其力獲雲梯防牌弓
矢等物方酣戰之時賊又自南隔臺外及東門外稍北
迫城皆敗而退及其危迫發三人鑿穴口以爲藏身圖
生後人称之曰尹穴鄭穴崔穴云

本城倉庫中見在粮米及皮雜穀只有一萬六千餘石此
不過萬餘名一月之食也李曙曾爲守禦使築本城冬
心謀畫多積軍粮而醬塩紙綿及軍器諸物亦皆備寘
倉卒入城賴以爲用城中上下皆以曙爲社稷臣平昔
以察〻短之者到今稱之不已

徐欣男者牙兵私奴也以蓋瓦鍜鉄爲業無賴黠作放蕩
不檢或爲巫覡或爲商賈人皆賤之丙子亂南漢受圍
内外声息難通體府募人莫有應者欣男自願持 諭
書出去衣百結之衣裁裂 諭旨標其第次而索之纏
結衣襟蓬頭垢面手持一破匏縋城而下入敵陣佯若
病人匍匐而行有一人張黃傘坐鉄床上以炭暖其下
此必是汗也憐其行乞賜以食不用手以口就食放矢
於坐敵益不疑俄而膝行以前及其稍遠敵陣然後起
而疾走遂傳 命於三南江原道還過又如前踰柵入
城敵始疑慮移陣三田渡自此屢傳命數入敵陣倫諳
虜實 朝廷嘉其功許令免賤除訓鍊主簿加通政階

孟元賓者相國思誠八世孫也世居中臺 仁祖入南漢時山谷氷路峻滑駕不前得元賓伏地請獻其馬 上御之無事入城遂除職後官至翊州府使

清主日登汗峯瞰城中 上募能射者李延陽時白軍官一人應募年未二十請筒兒細箭射殪金甲者城中皆謂汗死後聞之乃汗妹夫也 上大喜厚加賞賚講和後清人來請名醫以李後聖應之清主命視其妹病其女僵卧家中渾身浮脹自言其夫死於南漢思念成疾後聖遂用峻伐之劑舉手而愈此卽延陽軍官所射殺者之妻也軍官姓名不傳

百濟故城在西部金岩山北十餘里穴起爲土山名二聖山城址至今宛然俗傳百濟始祖初欲定都於大華之南周度城址今之都尺面是也二聖名由於此又有宮坪貢稅谷等地名

百濟離宮故址在今楮子島又百濟行殿遺址在日用面亭子山有御井及倉舍舊基其南之水原又有地名宦者隅曰長山城即新羅時晝長城文武王所築內有六井及溪周八萬六千八百尺高二十四尺石築饒吞驛

高麗顯宗九年契丹来侵王次廣州失二后所之令智蔡文往尋之至此驛乃得奉還王喜爲留三日

恭愍峯在貢村元寂山上俗傳恭愍王避紅賊於此山宮

墻遺墟至今依然稱爲燕憩峯下有冷井号御井又有
殿座峯在慶安又軍月山亦有燕憩避紅賊駐蹕处云
典穀坪在西部古有坍每歲立春自府設祈穀祭
清風樓遺址在古邑客館東北古稱淸風亭牧使洪錫改
搆爲樓牧隱李穡記
完豊府院君李曙築山城時於林藪中得一古閣不知爲
幾百年而柱礎無傾圮居民疑爲百濟王宮遂於閣右
建軍器庫　仁祖丙子淸人登汗峯放大砲丸及於行
宮之柱　仁廟即移御于此程天使扁摠戎武庫是也
今稱舊軍器　英宗辛未留守李箕鎭扁以枕戈亭
守禦使初稱摠戎使　皇明程副摠龍書西砂絶題舊軍

軍器額曰摠戎武庫誌崇禎甲戌月日書又画蘭數義
于壁上生氣流動世傳程又画龍於舊軍器壁上天欲
雨則雲氣常出其間遠視有飛動之勢或禱雨有應云
鄭斗卿作歌称爲佛寺豈或有所考歟
演武館前路每潦後露出古銅器而松林寺三字宛然在
器底
世傳南漢即故日長山　國朝中葉以来忽称清凉山人
以爲清主来侵之徵
鄭轉阪在樂生青竜山南岡丙子乱忠清監司鄭世規戦
敗墜于阪卒有救之者得免人以爲識云阪下有深潭
至今天陰之際多見鬼火或得兵器云

岩回寺基在九川之臨江壬辰以前日本使之水朝路貢時水站也

七士寺在慶安東面諺傳麗末学士七人隱居嘯詠以漁樵自娛故後人爲具高風而名之也

望京臺在清溪山國初趙循常登此以望松京故名果川冠岳山之念主臺亦然山頂石壁層立景趣絶勝循初名濯與鄭圃隱相友善以圃隱薦仕高麗爲知申事麗季政乱見後有撥反志循常流涕諫之及麗亡改名循守從犬以亡国不死有類於犬亦取犬有恋主之意也太祖封清溪一面築石室於其間以表貞節循耻之移居楊州之松山自号松山亦取後凋意也

尚書洞杏陽坊俱在退村麗末王白兩尚書當国家顛覆相與退居于此接屋爲隣種杏數百株退村及杏陽之名以此也至今其里多杏兩人月朔必登前嶺北望痛哭後人亦指其処爲登主嶺杏陽東十餘里楊根地有洗耳亭又少東江上有王忠里義南有歸農浦亦皆前朝遺老之所居其人皆不傳歸農浦变爲九雲浦方言訛也

高麗金方慶征對馬島時築慶安橋作石虹蜺狀後漸陵夷隨毁旋補今已全廢矣世傳橋下潭中初有毒竜欲作橋則輙有疾風恠雨不得竣役有神僧自會菴来入水中與竜戦良久鮮血浮水僧乃去橋遂完紀功立碑橋

邉亦年久毀折之

百仞臺在寳村之鷲尾村有勝景尤菴宋時烈磨崖書百仞臺三大字